



八仙山散记

黄良

山不高,有仙名;水不深,有文脉。在晋江城区西北近邻,梅岭与西园交界之处,八仙山以缓冲突兀之姿,静卧于市井之旁,蕴藏着一座城的根脉与风骨。它没有名山大川的雄奇险峻,却以八石成峰,一湖映翠,古厝承韵,墨香传世,成为晋江大地上一座可游、可居、可思、可忆的文化坐标。踏进八仙山,便踏入一段从远古到当代的时光长卷,在森森草木与红砖白石黛瓦间,读懂晋江的脉脉温情与不拔坚韧。

八仙山的文脉,始于远古时代的石器之光。1971年考古山之西麓的商周遗址,曾出土过石铤、石戈、石斧、陶网坠与方格纹陶片,无声诉说着8000年前晋江先民在此渔猎耕织、繁衍生息的图景。火烧窑土的余温、磨制石器的纹路,是这片土地最早的文明印记,让这座山从诞生之初,便与人间烟火紧紧相连。后来,八块奇石从天而坠错落山间,状如八位仙人聚首,八仙山之名由此而来。传说里的仙踪缥缈,却化作了百姓心中的吉祥意象,“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”的精神,暗合了晋江人敢闯敢拼、兼容并蓄的性格,让一座山有了灵气,更有了精气神。

山之灵秀,在于山水相依;园之雅致,在于天人合一。八仙湖如一块碧玉嵌于山间,碧波荡漾,映着天光云影,也映衬着飞檐翘角的八仙阁。环湖步道蜿蜒,曲水叠泉潺潺,清风拂过,带来龙眼、荔枝的如始之甘与相思树的泛黄清香,乡土草木的气息,是晋江最质朴的诗意。八仙阁作为城市地标,以纯正闽南古建筑工艺筑成,红墙黛瓦,翘角飞檐,五层楼阁居高临下冲天而起,登楼远眺,晋江市尽收眼底,九十九溪如练,紫帽山含黛,腾空飞驰航机连接世界,跨越式大桥让天堑变通途,市井繁华与田园诗意在此交融。阁上观日落,霞光漫天,仙阁流霞,便是“八仙七景”中最动人的一笔,让人心胸开阔,忘却凡间尘嚣。

晋江之魂,藏于红砖古厝的格局肌理之中。八仙山公园内,整体迁建得以保存的红砖大厝与南洋风格番仔楼,是旧城改造中留存的一个时代建筑瑰宝。红砖砌筑的墙体,白石为裙,燕尾脊直指苍穹,木构雕花精巧细致,一梁一柱都镌刻着闽南工匠的匠心。番仔楼的骑楼廊柱、西洋纹饰,与古厝的传统格局相映成趣,诉说着晋江人下南洋、过台湾、闯世界的传奇,是侨乡文化的鲜活见证。漫步古厝天井,阳光透过窗棂洒下,光影斑驳,仿佛能听见旧时的欢声笑语,看见家族的繁衍生息。这些建筑不只是风景,更是闽南人“根”的寄托,是乡愁最具象的模样。

文墨飘香,让一座山有了风骨与灵魂。南麓的文武一品园,是明代书法大家张瑞图的精神归处。作为晚明书坛巨擘,张瑞图的书法奇崛苍劲,独树一帜,其陵园与书法碑林静立山间,石像肃立正道,碑刻墨韵流转。一文一武,一墨一剑,张瑞图的气节与清代海坛总兵的武风在此交汇,诠释着晋江人崇文尚武、忠义传家的品格。石刻园里,笔力遒劲的字迹刻于白石之上,与山林清风相伴,让书法艺术走出书卷,融入自然,成为八仙山最厚重的文化底色。每一次驻足品读,都是与先贤的对话,感受文脉的绵延不息。

八仙山从不是孤立的风景,而是晋江人生活的一部分。清晨,老者在八仙雕塑旁打太极,动作舒缓,与山水相融;午后,亲子在趣之家嬉戏,笑声清脆,点亮林间;傍晚,健身步道上行人络绎,邻里闲谈,烟火气十足。它是城市的绿肺,是心灵的栖息地,更是民俗与生活的舞台。春有杜鹃烂漫,夏有浓荫蔽日,秋有果香四溢,冬有暖阳和煦,四季流转间,这座山见证着晋江的发展,也守护着市民的日常。生态优先的理念,让原生山林得以保留,人文与自然共生,传统与现代对话,让八仙山既有仙韵气,更有人情味。

一座山,承载着远古的文明、仙逸的传说、闽南的建筑、先贤的墨香与市井的烟火。八仙山之美,美在不事雕琢的自然,美在一脉相承的文化,更美在扎根故土的乡愁。它是晋江的城市客厅,也是精神家园,让奔波的人有处停靠,让远行的人不忘归途。行走在八仙山,看湖光映阁影,听古厝传风声,品墨香润心田,方知这座山藏着晋江文化的精髓,也藏着一座城的温度。仙山不语,文脉流长,红砖白石黛瓦间,是千年的传承;清风明月中,是永恒的乡土。八仙山,以山为骨,以水为脉,以文为魂,在晋江大地上,书写着久远的诗意与传奇。

丨 物语

紫藤花语

黄旭升

阳春三月,群芳竞艳,百花褪去繁华,纷纷归于尘土,唯有紫藤,于喧嚣中独守一份清雅,如约而至。它不与桃李争艳,不与牡丹争宠,只如紫霞垂落人间,似云锦漫卷枝头,于庭院廊架间悄然绽放,用一抹温柔的紫,点染出暮春最动人的底色,留住了最后一抹盎然春色。

三年前,得朋友馈赠一棵紫藤苗,我特地种植在庭院飘香园靠围墙的地方,让它悄悄滋长,夏天茂密的叶子成了鸟儿的安乐窝,到了冬天慢慢掉光叶子,有点萧条;三月中下旬,花蕾含苞欲放后次第绽放,一大串一大串挂满枝头,绝对惊艳世界。

古人云:“紫藤挂云木,花蔓宜阳春。”短短数字,道尽了紫藤与春日相融之美。一株株紫藤盘旋而上,绕枝而生,串串紫花随风轻摆,不张扬,看湖光映阁影,听古厝传风声,品墨香润心田,方知这座山藏着晋江文化的精髓,也藏着一座城的温度。仙山不语,文脉流长,红砖白石黛瓦间,是千年的传承;清风明月中,是永恒的乡土。八仙山,以山为骨,以水为脉,以文为魂,在晋江大地上,书写着久远的诗意与传奇。

紫藤,别名朱藤、藤萝,属豆科紫藤属落叶藤本。历经岁月沉淀的老藤,苍劲古朴,左盘右旋,缠缠绕绕,枝繁叶茂,诉说着岁月沉淀的故事。新生的嫩枝,初披一层白绒,带着初生的青涩,在时光里慢慢生长,不断褪却稚嫩,舒展筋骨,向着阳光奋力延伸。

人间四月天,暖风拂过,便是紫藤盛放的时节。万千花苞次第绽放,如成群紫蝶栖于枝梢,成串成簇,自枝头悬垂而下,层层叠叠,错落有致。远观如珠帘半卷,朦胧雅致;近看若紫雾轻笼,温婉动人。细碎的花梗纤柔细腻,杯状花萼精巧雅致,淡紫花冠温润如玉,清风拂过,花枝摇曳,暗香浮动,沁人心脾,清清淡淡,紫绕鼻尖,恰如“香风满架,紫韵天成”,一步一景,一香一韵,皆是自然馈赠。

漫步紫藤花下,是独属于暮春的浪漫与治愈。抬眼望去,紫花如瀑,倾泻而下,层层叠叠的花瓣,织就一片紫色的梦境。低头之时,尽是落英缤纷,花瓣铺地,宛若紫色绒毯,柔软细腻。和煦的阳光穿过疏密有致的枝叶,洒下点点金光,光影斑驳,与温醇的紫花相映成趣,如梦似幻。抛开杂念,忘却纷扰,只沉醉在这如诗如画的景致之中,独享一份岁月安然。

紫藤不仅有倾世容颜,惊艳了时光,更藏着人间烟火的温情,温柔了岁月。在爱生活,惜日常的人眼中,紫藤是春日限定的美味。新鲜采摘的花苞,焯水后凉拌,清鲜怡人,满口都是春日的清爽;裹上面糊油炸,外皮酥香,内里软糯,唇齿留香,更是对生活的热爱。

除却食用,紫藤全身皆是宝藏,其花可提芳香油,能解暑止吐;茎皮可入药,可祛风通络,将它一身美好,毫无保留地尽予人间,用温柔与奉献,书写着草木的深情。

紫藤的动人,不止于外在的柔美,更在于骨子里坚韧从容的生命力。它不挑环境,不择水土,生于山谷坡地,长于灌丛荒郊,处处都能扎根生长,向阳而生。它耐热耐寒,耐贫瘠,耐水湿,无须精心养护,无须刻意呵护,便能凭着顽强的生命力,攀援向上,枝繁叶茂。紫藤的生长,像极了漫长的人生旅途,有风雨侵袭,有岁月磨砺,却始终坚守初心,扎根当下,在逆境中沉淀,在顺境中绽放,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。



八仙山神韵 刘翼 摄

丨 诗情

父亲第一次教我写字的场景仍历历在目:在镇财政所我坐着一个小板凳,父亲手把手教我坐姿、握笔……他在信笺上写了什么,我的确记不起来了。那么多见字如面的日子只剩下半页纸上的折痕

见字如面

张泽雄

梦散,什么也没有了
每次都这样,醒来一点都不记得
那是父亲的半页字笺
右上角留有折痕。我真的只是记住了他行云流水
隽秀飘逸的钢笔字迹

所谓见字如面,父亲已经多年不在我梦里出现了。我临过唯一的字帖
是父亲亲笔给我写的「人口手」
那时我还不知二王,不知欧颜柳赵也不知苏黄米蔡。我一直以为父亲的字是最好的

字是一种乡贤文化,在乡下几乎是一个人的全部。工作后父亲与我隔着千里之遥一直在保持书信联系,电话普及了也没有停止,晚年改成一种软笔笔蝇头小楷,字帖一样工工整整写在稿纸格里

父亲第一次教我写字的场景仍历历在目:在镇财政所我坐着一个小板凳,父亲手把手教我坐姿、握笔……他在信笺上写了什么,我的确记不起来了。那么多见字如面的日子只剩下半页纸上的折痕

丨 时节

敬畏清明才会「明」

夏学军

“青青点点柳绿,雨落纷纷清明。”喜欢清明二字,清也是明,明也是清,两个字在一起,加重了清朗明亮的意味。

清明是节气,算节日吗?在我心里是算的,即使它有淡淡的忧伤。

这一天,有多少人,在忧伤中度过?清明祭祖,是千百年不变的风俗。怀古思今,想念作古的亲人无缘再见,心中难免悲戚。幸好有了清明节,才能于惆怅中寄托那份哀思,我们兄弟姐妹也能在春节后,再一次全员相聚。

母亲生前对祭祖是非常重要的,很早就开始张罗祭祀用品,挨个打电话提醒我们别忘了日子。母亲备好亲自做的点心、青团和五色糯米饭是不可少的,买了鲜花和水果;而父亲总是要带上一瓶好酒。

祖坟在郊外山上的半山腰处,四月清明,春回大地。下了车,一家人谈笑间不疾不徐地走着,一路上微风拂面。父亲总是讲那些说了无数遍的家族里的老故事。我们也相当配合,认真地听,像第一次听似的,问这问那。肃穆的祭祀事宜中,说话间便有一丝轻盈的情绪在悄悄攀升。千年的人文传统和自然风情相遇,融合,共同织就了一幅美丽又深沉的画卷。

父母去世后,每年祭祠都是大哥张罗,而且跟我们几个约定:清明节不许推托,必要时想尽办法。这已经成了一种无须借口的惯例,亦成了一年不会忘记的日子。

丨 感悟

三年三山 逐野而行

张锦丽

与晋江三山越野赛结缘,已是第三个年头。从第一年的21公里,到第二年的30公里,再到今年直面50公里挑战,循序渐进,每年都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一步,也在山野间一点点突破自我,收获成长。

起跑时分,人流如潮向前奔涌,不少选手奋力冲刺,我却沒有盲目跟风。心中深知,前方50公里的漫长征途,好不是靠一时冲劲就能抵达终点,唯有稳住自己的节奏,凭借持久的毅力与耐力,才能一步步走完这段路程。前半程我始终保持匀速前行,抵达21.6公里的CP2点位时,用时3小时有余,身体状态尚佳,简单休整、补足水和食物后,便再次踏上征程。

行至36.68公里的CP4补给点,身体的疲惫感骤然袭来,双腿如同灌了铅般沉重,每一段爬坡都变得异常艰难,每一步都要耗费更多力气。身边不少跑友忍不住感慨,若是选择32公里组别,此刻或许早已轻松完赛,一时兴起挑战长距离,反倒成了自我较劲。我心中亦有触动,这般艰辛的跋涉,何尝不是对自我的一次磨砺,在极致疲惫中,更能看清坚持的意义。

好在赛道之上从不缺温暖与力量,陌生的参赛者们即便互不相识,也会相互打气鼓励:“走慢点没关系,千万别停下,只剩十几公里了,坚持住就赢了。”看着身边咬牙坚持的伙伴,想起这三年来一步步地坚守与进阶,我再次咬紧牙关,调整状态继续向前。午后太阳渐渐炽烈,暴雨与疲惫双重夹击,汗水不停浸透衣衫,黑色裤腿上渐渐析出白色盐霜,指尖拂过脸颊,满是粗糙的盐粒。所幸今年备了专业越野包,全程水源补给充足,未曾断供,为前行提供了保障。

山路崎岖湿滑,途中看到有跑友不慎摔倒受伤,膝盖渗血,好在医疗救助人员及时赶到,快速处置伤情。而我得益于登山杖的助力,全程步履稳当,未曾出现意外。回想去年参加30公里赛事时,毫无专业装备加持,凭着一股蛮劲完赛。今年充分准备,配备装备,也让我深深懂得,面对山野必须常怀敬畏之心,专业装备不是累赘,而是安全赛道的重要保障,切不可掉以轻心。

山野赛道虽艰辛,沿途风景却格外治愈人心。一路上鸟语花香,空气清新。灵源寺内观音宝像安详坐立,庄严沉静;木棉英雄花热烈怒放,为旅途增添一抹亮色。这般美好景致,渐渐驱散了身体的疲惫,为艰辛的路途注入无尽能量。补给点丰富的物资、志愿者们热情的呐喊与加油鼓励,都成为支撑我前行的动力。我不断告诉自己,再坚持一下,就能离终点更近一步。

行至41公里处,运动手表突然断电,轨迹记录就此中断,心中难免懊恼,担心无法完整记录此次征程,赶忙打开咕咚软件,接续计时与轨迹,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后续路段,陡坡接连不断,上坡只能缓步前行,积蓄体力;下坡时试着提速奔跑,却因步幅过大,大腿内侧突然出现抽筋征兆。好在身旁跑友及时提醒,告知下坡要小步碎跑,放缓节奏,若有不适立刻拍打拉伸。照做后不适症状果然缓解不少,随即赶紧补服盐丸,调整呼吸,距离终点仅剩几公里,哪怕再累,也要咬牙坚持到最后。

最终,翻越最后一段崎岖山路后,我奋力冲过终点线,以9小时13分13秒的成绩,顺利完成50公里越野挑战,安全完赛。

三年三山,从21公里到30公里再到50公里,一步一个脚印,循序渐进,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越野进阶。这一路,从不是是一时冲动的选择,而是源于心底对越野、对奔跑的热爱;没有丝毫侥幸的顺遂,全凭日复一日的坚持与不放弃的信念。这场50公里山野征途,跨越的不仅是崎岖山路与陡峭山峰,更是战胜了无数次想要退缩、想要放弃的自己,在汗水与疲惫中,遇见了更坚韧的自我。

山野不语,却见证每一份执着与坚持;步履不停,终能抵达心之所向。这场三山越野之约,是三年坚守的圆满,也是全新征程的开始。未来,我仍会带着这份热爱与坚韧,在奔跑的路上继续前行,用脚步丈量山河美景,用坚持书写平凡生活里的不凡热爱。

丨 行走

如果石头会说话

王常婷

在泉州西门外潘山,时光仿佛被岁月细细打磨,沉淀在每一块石头的纹理中。如果石头会说话,那便是一部纵贯唐宋元明清的诗史。

潘山的石头,见证了陈元光戍闽开漳的壮举。

唐初的南方,闽地尚属“蛮荒”,地形复杂,管理艰难。陈元光随父陈政出征,踏上了这片充满挑战的土地。他属下的部队戍屯兵于此,安营扎寨,“皇厝山”“营前山”“马厝山”“草群山”“马路山”,这些沿用至今的古地名,仿佛是历史的坐标,标记着当年部队的活动轨迹。石头目睹了陈元光部队的演武练兵;也见证了陈元光的文韬武略,他通儒术,习韬铃,13岁便乡荐第一,代父统军后,更是连战皆捷,成名远播。

在石头的记忆里,还铭记着忠心耿耿的潘源节将军。“潘源节”又名“潘节”,原是陈政的府兵校尉之一,后来又成了陈元光的得力干将。潘节将军曾受命率一支部队驻扎在南安修文里(今潘山一带)演武练兵,牧养军马,并囤积粮草。陈元光意外牺牲后,潘节伤心之余,不忘旧主所托,遂携族众留于修文里繁衍生息,并囑后代要每年祭祀陈元光大将军。后人就将此处命名为“潘山”,潘节因此而成潘山潘氏始祖。

潘山的石头,承载着潘山威惠庙的悠悠岁月。

威惠庙,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庙宇,历朝历代几经迁建。那些残留的旧基石、新建的石柱石梁等,还在诉说着沧桑变迁。庙门上的青石金字匾额,门廊内的石柱楹联,都是石头与文化的完美结合。“岭南总管威镇南疆,广圣尊王惠光潘山”“威震八闽功绩勋垂垂唐,惠济群生神祐显赫护潘山”,这些楹联,是石头对陈元光功绩的铭记,也是后人对他的崇敬与缅怀。主殿前的明代方形石质大香炉,古色古香,侧壁上刻着的文字,虽因岁月的流逝而有些模糊,但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它所承载的历史重量。这香炉,或许曾见证过无数信徒的虔诚祈祷,见证过庙宇的香火鼎盛。石头们静静地守护着威惠庙,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的泉州人对陈元光的信仰与传承。

潘山的石头,还记录着潘山古街的繁华过往。

潘山古街,曾因商贸繁荣久负盛名,被称为“潘山市”。古街的形成,与潘山威惠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每年陈元光的诞辰日、忌日,周

丨 参与

参与的真情实感,并没有多少实质内容。久而久之,那些珍贵的家族传承或许会被丢弃,对清明的态度会越来越淡漠,很多人情世故亦会同时失去。

骨子里认可的清明祭祀,换何种方式都不能替代。然而,生活总有万般无奈,或许会因为种种原因错过这个重要时刻。但请相信,错过了今日,那么日后择良日也未尝不可,只要心怀虔诚,无论何时,都可以表达对先人的敬意和思念。我远在上海的大伯,大学毕业就留在那里生活,每年的清明就不能回来祭祖,但是大伯一旦有机会回老家,第二天一定要去祖坟祭拜。

兄妹几人走在山间的小路上,身边没有了那双长满老茧的大手牵引,心中虽念故人却也不觉孤单。顽皮的小弟随手折一段柳枝,三下五除二就做了一个柳笛,衔在口中用力一吹,虽然不成曲调,也是柳笛声音清脆,将我带回童年春风里的悠闲记忆。

在长满野菜的山坡上,我沿途寻找野菜,而妹妹寻找野花。我笑她“华而不实”,她笑我“俗里俗气”,目标不同,相同的寻的都是那份情怀,是往昔的梦里花开。及至墓前,弟弟点燃一炷香,妹妹敬放手中的野花,曾经的点点滴滴,那么远,又那么近。

念及清明,可获新生,老祖宗的智慧大无穷,将清明安放在春风里,一定是想让后人在祭奠的同时,莫过于悲伤,要在一片春和景明里,缅怀故人,感悟生命,心生喜悦,温暖前行。